

让文学
进入

孩子们
的精神生活

刘继明 编著

中

学

生

卷

上

青少年文学读本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刘继明 编著

中

学

生

卷

上

文学读本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序

作为一个敏悟而正气的作家,刘继明先生的选本是非常可信的。

选本读物总是应运而生,所以今天才出现了那么多花花色色的“精选”和“精编”、成山成岭的“名作”。这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同时,更多的是令人生疑。我们不知道历史上有没有这么多选本,只知道流传下来的大多是矜持的、足信的。

也有一个可能,就是所有的选本在历经了一个淘洗的过程之后,留下一些闪烁的颗粒。

当代人的率性而为,或于商业利益驱使下作出的选择,在一些真正的读书人那儿是轻如鸿毛的。可是如同潮水一样涌动的文字印刷品面前,大众读者总会有一些渴望。是的,我们仍然需要有人提出大致的标准。而这些标准的建立,依靠的又只能是经验和学养,是人的资质。任何一种选本,流露而出的都是编者自己的能力与情怀。

我们不必也不可能同意编选者所标举的每一篇,因为这是他自己好恶的权利,是其个性使然。但我们还是会从他顽强维护的审美志趣上,从难以滑动的高度上,看到一个艺术家的苛刻与温情。于是我们在阅读中感受的是别一种视角的鉴赏,是粒粒可数的精淳:很像一个又遥远又切近的人在以某种方式与我们交谈。

我们面前的这个选本就是如此。

它视野开阔,所选篇章竟包含了古今中外,近者直逼眼前,远者可达天涯渺古。编者心里的刻度清晰严整,不曾有一丝的紊乱匆促。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书中跳动着的一个长于抒情的诗心,靠它编织起的整部书宛如一支起伏的曲子。

一个时代的编者应该有自己的欣喜与痛苦。他不可能对当代生活无动于衷。注目于青春未来,就是最大的关切。在铺天盖地的网络、嚎声动地的演唱、遍地风流的武侠——这一切的围堵追逼之下,该有人发出慈爱的提醒和叮嘱了。我们提倡真正的、深入的、通向自尊之路的阅读。在所有美好文字的召集之下,会有一片生气勃勃的面孔在阳光下闪亮。

张 炜





编选导言

在人的一生中,青少年时期或中小学阶段所接受的文化熏陶,往往会对他的整个生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,这就像一棵树在幼苗阶段怎样除草、施肥和剪枝,将直接作用到它未来的成材一样。许多杰出人物在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,往往钟情于他小时候读过的某一本书,并且承认自己的人生正是由此开始真正发生重大改变的。像这样“一本书改变一个人的命运”的现象,在历史上实在屡见不鲜。

由此可见,怎样读书和读什么样的书,对每一个青少年来说的确太重要了。而在我国,以“应试制”为主的当代中小学教育,将孩子们紧紧拴绑在“升学”“中考”“高考”“求职”与所谓“人才竞争”的市场化战车上,使他们原本天真浪漫、自由不拘的天性,因深陷于急功近利的体制化教育和市场流行文化的漩涡,而过早地呈现出疲于奔命、面露倦色和营养失调乃至不良的症状。对此,一些富有责任感的人士已经做出了敏锐的反应,最近一段时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对重视“素质教育”的呼吁以及相关书籍的出版,便是证明。

但值得忧虑的另一种倾向是,在当前不少出自教育专家或中小学生家长之手的所谓“素质教育”类的图书中,都在有意无意地试图归纳和构建某种快捷的“成才模式”,以至大有衍变成一种“青少年成功学”竞赛展览的趋势,而忽略了对健

全和丰富孩子们心灵世界与个人品质的整体培育,这同样是一种前景堪忧的现象。

英国道德哲学家塞缪尔·斯迈尔斯曾经说过:“高贵的品质是人类强劲的柱石,是人性伟大的支撑。”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说,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自已变得更接近于善。而另外一位作家说:“是爱使我变得出类拔萃。”这足以表明,对人的心灵和品格的培养,是造就人生价值的最重要基石,对于正处在中小学阶段的幼苗般的青少年们来说,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揠苗助长或削足适履,而仅仅是为他们的心智与天性,提供和拓展一个健康的自由生长的空间。明了这一点,我们的责任感和爱心,才能够焕发出更加持久和富于人性的光彩。

正是鉴于以上认识,我产生了编选一部《青少年文学读本》的念头。我相信这是一项颇有意义的工作,所以,对此投入的热情丝毫不亚于自己的创作。而“让文学进入孩子们的精神生活”这一编撰理念的确立,乃是基于我对文学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的信念。这一点,在偏重工具和实用理性的当代社会,似乎一直为人们所忽视。高尚的文学作品,从来就是培植、激励和丰富人性的上好粮食与宝贵源泉,文学所尊崇的诸如自由、平等、美、善良、爱、同情、尊严以及对人的语言能力、创造力与想像力的开启,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和梦想。而这决非是那些干瘪、教条的教科书所能替代的。这同样可以看作是这部读本中作品的入选标准。

无须讳言的是,作为一部由个人单独编选完成的“读本”,它不可避免地会掺杂着某些“个人趣味”,但这种个人趣味所蕴含的尺度,与文学的普遍价值标准和应该遵循的文化传统是血肉相连的。我们重视中外文学史经验提供的那些经典作品,但这并不能取代对于作为“读本”主要对象的广大青少年





们的特殊心理、审美习惯和要求所给予的尊重。我们也不谋求那种所谓的“宝典”、“秘籍”、“指南”式的哗众取宠的许诺。我所期待的是一种真正有益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生长的阅读,它应该是自主的、快乐的、愉悦的、充满启悟性、没有任何强制性和“附加条件”的。

如果将来某一天,有人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时说:“小时候,有一部书对我的帮助和影响举足轻重……”倘若他指的就是《青少年文学读本》,我想,这部书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
刘继明



目 录

序	张 炜(1)
编选导言	刘继明(1)
过客	鲁 迅(1)
牛车上	萧 红(8)
黎明的通知	艾 青(19)
怀念萧珊	巴 金(24)
傅雷家书(节选)	傅 雷(38)
春风沉醉的晚上	郁达夫(44)
萧萧	沈从文(59)
受戒	汪曾祺(74)
风筝飘带	王 蒙(94)
海边的雪	张 炜(114)
命若琴弦·我与地坛	史铁生(136)
遍地白花	刘庆邦(178)
冬天的聚会	王安忆(191)
一个朋友在路上	苏 童(200)
亲亲土豆	迟子建(209)
我们看菊花去	白先勇(229)

一个陌生人的死	三 毛(238)
我用残损的手掌	戴望舒(251)
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	何其芳(253)
总有一天我变成一棵树	纪 弦(255)
土伯特艺术家的歌舞(外一篇)	昌 耀(257)
一个老木匠	穆 旦(261)
熟了麦子(外一首)	海 子(263)
静安庄组诗选二	翟永明(266)
生命幻想曲(外一首)	顾 城(269)
触电(外一首)	北 岛(273)
北方闲置的田野(外一首)	多 多(275)
沉默的大多数	王小波(277)
大地上的事情(节选)	苇 岸(291)
寒风吹彻	刘亮程(295)
《诗经》(选篇)	(301)
离骚	屈 原(307)
桃花源记·归去来辞	陶渊明(316)
杜甫诗三首	杜 甫(320)
李白诗二首	李 白(323)



过 客

鲁 迅

鲁迅(1881~1936),中国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。原名周树人,字豫才,浙江绍兴人。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。青年时代受进化论、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。1918年5月,首次用“鲁迅”的笔名,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,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。五四运动前后,参加《新青年》杂志工作,成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主将。1918年到1926年间,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,论文集《坟》,散文诗集《野草》,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,杂文集《热风》、《华盖集》、《华盖集续编》等专集。其中,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《阿Q正传》,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。从1927年到1936年,创作了历史小说集《故事新编》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,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1981年出版了《鲁迅全集》(十六卷)。北京、上海、绍兴、广州、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、纪念馆。

时:

或一日的黄昏

地：

或一处

人：

老翁——约七十岁，白头发，黑长袍。

女孩——约十岁，紫发，乌眼珠，白地黑方格长衫。

过客——约三四十岁，状态困顿倔强，眼光阴沉，黑须，乱发，黑色短衣裤皆破碎，赤足著破鞋，肋下挂一个口袋，支着等身的竹杖。

东，是几株杂树和瓦砾；西，是荒凉破败的丛葬；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。一间小土屋向这痕迹开着一扇门；门侧有一段枯树根。

〔女孩正要將坐在树根上的老翁搀起。〕

翁——孩子。喂，孩子！怎么不动了呢？

孩——〔向东望着，〕有谁走来了，看一看罢。

翁——不用看他。扶我进去罢。太阳要下去了。

孩——我，——看一看。

翁——唉，你这孩子！天天看见天，看见土，看见风，还不够好看吗？什么也不比这些好看。你偏是要看谁。太阳下去时候出现的东西，不会给你什么好处的。……还是进去罢。

孩——可是，已经近来了。阿阿，是一个乞丐。

翁——乞丐？不见得罢。

〔过客从东面的杂树间踉跄走出，暂时踌躇之后，慢慢地走近老翁去。〕

客——老丈，你晚上好？

翁——阿，好！托福。你好？

客——老丈，我实在冒昧，我想在你那里讨一杯水喝。我走得渴极了。这地方又没有—一个池塘，一个水洼。



翁——唔，可以可以。你请坐罢。〔向女孩，〕孩子，你拿水来，杯子要洗干净。

〔女孩默默地走进土屋去。〕

翁——客官，你请坐。你是怎么称呼的。

客——称呼？——我不知道。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，我就只一个人，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。我一路走，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，各式各样地，我也记不清楚了，况且相同的称呼也没有听到过第二回。

翁——阿阿。那么，你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
客——〔略略迟疑，〕我不知道。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，我就在这么走。

翁——对了。那么，我可以问你到哪里去吗？

客——自然可以。——但是，我不知道。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，我就在这么走，要走到一个地方去，这地方就在前面。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，现在来到这里了。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，〔西指，〕前面！

〔女孩小心地捧出一个木杯来，递去。〕

客——〔接杯，〕多谢，姑娘。〔将水两口喝尽，还杯，〕多谢，姑娘。这真是少有的好意。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！

翁——不要这么感激。这于你是没有好处的。

客——是的，这于我没有好处。可是我现在很恢复了些力气了。我就要前去。老丈，你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，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吗？

翁——前面？前面，是坟。

客——〔诧异地，〕坟？

孩——不，不，不的。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，野蔷薇，我常常去玩，去看他们的。

客——〔西顾，仿佛微笑，〕不错。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，野蔷薇，我也常常去玩过，去看过的。但是，那是坟。〔向老翁，〕老丈，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？

翁——走完之后？那我可不知道。我没有走过。

客——不知道？！

孩——我也不知道。

翁——我单知道南边；北边；东边，你的来路。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，也许倒是于你们最好的地方。你莫怪我多嘴，据我看来，你已经这么劳顿了，还不如回转去，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。

客——料不定可能走完？……〔沉思，忽然惊起，〕那不行！我只得走。回到那里去，就没一处没有名目，没一处没有地主，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，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，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。我憎恶他们，我不回转去！

翁——那也不然。你也会遇见心底的眼泪，为你的悲哀。

客——不。我不愿看见他们心底的眼泪，不要他们为我的悲哀。

翁——那么，你，〔摇头，〕你只得走了。

客——是的，我只得走了。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，叫唤我，使我息不下。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，有许多伤，流了许多血。〔举起一足给老人看，〕因此，我的血不够了；我要喝些血。但血在哪里呢？可是我也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。我只得喝些水，来补充我的血。一路上总有水，我倒也并不感到什么不足。只是我的力气太稀薄了，血里面太多了水的缘故罢。今天连一个小水洼也遇不到，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缘故罢。

翁——那也未必。太阳下去了，我想，还不如休息一会的





好罢，像我似的。

客——但是，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。

翁——我知道。

客——你知道？你知道那声音吗？

翁——是的。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。

客——那也就是现在叫我的声音吗？

翁——那我可不知道。他也就是叫过几声，我不理他，他也就不叫了，我也就记不清楚了。

客——唉唉，不理他……。〔沉思，忽然吃惊，倾听着，〕不行！我还是走的好。我息不下。

可恨我的脚早经走破了。〔准备走路。〕

孩——给你！〔递给一片布，〕裹上你的伤去。

客——多谢，〔接取，〕姑娘。这真是……这真是极少有的好意。这能使我可以走更多的路。〔就断砖坐下，要将布缠在踝上，〕但是，不行！〔竭力站起，〕姑娘，还了你罢，还是裹不下。况且这太多的好意，我没法感激。

翁——你不要这么感激，这于你没有好处。

客——是的，这于我没有什么好处。但在我，这布施是最上的东西了。你看，我全身上可有这样的。

翁——你不要当真就是。

客——是的。但是我不能。我怕我会这样：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，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，在四近徘徊，祝愿她的灭亡，给我亲自看见；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，连我自己，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。但是我还没有这样的力量；即使有这力量，我也不愿意她有这样的境遇，因为她们大概总不愿意有这样的境遇。我想，这最稳当。〔向女孩，〕姑娘，你这布片太好，可是太小一点了，还了你罢。

孩——〔惊惧，退后，〕我不要了！你带走！

客——〔似笑，〕哦哦……因为我拿过了？

孩——〔点头，指口袋，〕你装在那里，去玩玩。

客——〔颓唐地退后，〕但这背在身上，怎么走呢？……

翁——你息不下，也就背不动。——休息一会，就没有什么了。

客——对咧，休息……〔默想，但忽然惊醒，倾听。〕不，我不能！我还是走好。

翁——你总不愿意休息吗？

客——我愿意休息。

翁——那么，你就休息一会罢。

客——但是，我不能……

翁——你总还是觉得走好吗？

客——是的。还是走好。

翁——那么，你也还是走好罢。

客——〔将腰一伸，〕好，我告别了。我很感激你们。〔向着女孩，〕姑娘，这还你，请你收回去。

〔女孩惊惧，敛手，要躲进土屋里去。〕

翁——你带去罢。要是太重了，可以随时抛在坟地里面的。

孩——〔走向前，〕阿阿，那不行！

客——阿阿，那不行的。

翁——那么，你挂在野百合野蔷薇上就是了。

孩——〔拍手，〕哈哈！好！

客——哦哦……

〔极暂时中，沉默。〕

翁——那么，再见了。祝你平安。〔站起，向女孩，〕孩子，





扶我进去罢。你看,太阳早已下去了。〔转身向门。〕

客——多谢你们。祝你们平安。〔徘徊,沉思,忽然吃惊,〕然而我不能!我只得走。我还是走好罢……〔即刻昂了头,奋然向西走去。〕

〔女孩扶老人走进土屋,随即阖了门。过客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,夜色跟在他后面。〕

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

牛 车 上

萧 红

萧红,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内一个没落地主家庭。写出第一部小说《生死场》时,年仅24岁,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初的地位,使她身后所有作品得以传世。主要作品有《小城三月》、《马伯乐》、《呼兰河传》、《北中国》等小说及散文、诗歌,约一百万字。由于生活动荡及情感挫折,1942年,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病逝于香港。



金花菜在三月的末梢就开遍了溪边。我们的车子在朝阳里轧着山下的红绿颜色的小草,走出了外祖父的村梢。

车夫是远族上的舅父,他打着鞭子,但那不是打在牛的背上,只是鞭梢在空中绕来绕去。

“想睡了吗?车刚走出村子呢!喝点梅子汤吧!等过了前面的那道溪水再睡。”外祖父家的女佣人,是到城里去看她的儿子的。

“什么溪水,刚才不是过的吗?”从外祖父家带回来的黄猫也好像要在我的膝头上睡觉了。

“后塘溪。”她说。

“什么后塘溪?”我并没有注意她,因为外祖父家留在我们